Igor Bondar

潜水员笔记

A DIVER'S NOTES

澳大利亚

Australia

伊戈尔*邦达尔 (Igor Bondar)

潜水员笔记

澳大利亚

一系列关于澳大利亚水下世界的故事

作者拍摄的照片

这篇童话故事是通过人工智能翻译完成的。对于可能存在的错误，我们预先表示歉意。

ISBN 978-5-904020-69-9

Copyright © Text, photo: Igor Bondar, 2009-2023

海狮

众所周知，生活充满了惊喜，而这些惊喜往往十分令人愉悦。有时它们自行走进我们的生命，有时则需要我们发挥一点直觉，并稍稍迈开脚步，以免与它们失之交臂。

曾有一次，我与妻子在假期中沿澳大利亚西海岸旅行。那时我们并未计划潜水，只是沿着大洋一路前行，参观各个自然保护区以及这一地区其他有趣的地方。旅程可谓尽兴，然而水下的世界终究没有让那次旅行留下遗憾，并送给我们一份美好的惊喜。

有一天，我们在一个名为朱里恩湾的小镇停留了两天。这座小镇距离珀斯市以北仅两百公里。其实，我早已养成一个习惯：每到一处，便会去当地的港口看看，**打听是否有**值得一探的趣事。原因在于，不少澳大利亚的小公司偶尔会推出极佳的游览项目，却并不大肆宣传——**靠口碑相**传，他们的客人已然足够。有时，它们才刚刚起步，鲜为人知。但只要去港口走一趟，便能立刻获知这些信息，甚至还能打听到一些人家的未来计划。

那天早晨，我与妻子也来到当地港口用早餐，那里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，顺便打听一下本地的新鲜事。一位年轻健谈的女服务员，堪称本地消息的绝佳来源。她告诉我们，店里刚进了一批新鲜捕捞的小鱼，叫作“白鱼”，个头虽小，味道却极其鲜美。我们点了两大份，还额外打包了两份。

“哦，你们这么喜欢这种鱼呀？”姑娘笑着问道。

“倒也不是，”我开了个玩笑，“只是我妻子吃这‘白鱼’，是为了让头发变白。这可是澳大利亚科学家的最新发现。”

女服务员认真地看了看我那位金发碧眼的妻子，若有所思。我没有揭穿这个玩笑，毕竟好鱼总是有益健康的美味，总比年轻人爱吃的那些面包要强得多。那天早晨，咖啡馆里除了我们再无其他客人，于是我们一边吃早餐，一边继续与姑娘闲聊。不久便发现，我们来到这个港口，果然不虚此行。

原来，正从这里出发，有一家小型家族企业——父子二人经营——组织前往海狮栖息地的观光之旅。那些海狮恰巧生活在距港口仅十五分钟船程的地方。观光使用的是两艘

崭新的双体游艇，配备齐全的浮潜装备和舒适设施。我与妻子早餐后毫不犹豫地预订了当天的日间行程。

* * *

那天气温三十多度，水温二十一度。可以说，这是极其舒适的遇见了这些动物的条件，因为海狮通常更喜爱生活在较冷的水域。双体船上的一小队船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随即分发了脚蹼、面镜和轻便的潜水服。除了我们，这次行程还有七位年轻的韩国游客和一对来自墨尔本的澳大利

亚夫妇。待所有人准备就绪，船长进行了简短的说明，我们便启程了。

我们的双体船缓缓驶出港口，随后加速，**沿着**风光如画的海岸在平静的水面上航行。前往海狮栖息地的全程确实不过十五分钟。那里有一连串小岛，形成了一处内泻湖，水深约两米。船长向我们解释，在当地水域，海狮的主要天敌是大白鲨，有时还有其他大型鲨鱼。但大鲨鱼无法在浅水区捕猎海狮。因此，这里的海狮种群感到十分安全——**当然**，**游客**们也是如此。

我们刚在岛屿附近抛下锚链，几只小海狮便立刻出现在我们周围。它们表现出憨态可掬的好奇心，非常活泼好动。我们迅速穿好潜水服，戴上脚蹼和面镜，跳入水中。小海狮们马上在我们身边游来游去，做出各种滑稽的表情，时而跃出水面。有的海狮仿**佛无所事事，竟**顺着锚链往双体船上爬。总之，我们一点也不无聊，手中的相机也未曾放下。

当地的海狮是如此可爱，以至于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由衷的笑容。那些年轻的韩国游客——**从他**们身上救生衣

的数量来看，似乎并不经常浮潜——**也**兴高采烈地不时查看手机。手机里特写定格了他们与海狮滑稽面孔同框的欢乐画面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照片即便在经验丰富的潜水员中也十分罕见。

所以，**我**们的旅程可谓圆满成功，所有游客不仅收获了绝佳的心情，还带回了出色的摄影战利品。享用过简单的点心和一杯咖啡后，我们心满意足地启程返回港口。是的，这个了不**起的澳大利**亚家庭确实创建了一家美好的公司，

为所有海洋爱好者和普通游客传递着愉悦的心情。不用说，若是有朝一日我们再次路过那个港口，必定还会去拜访他们。

滑稽的鲸鱼

无论旁人如何言说鲸鱼之事，吾确知此等海中巨灵，实具不俗之幽默感。平生三度亲历，足以为证。

乃某日清晨，于大堡礁内一岛屿之高阁酒店阳台，以望远镜遥观所得。是日破晓，见三鲸结伴，频频于一位风帆冲浪少年之前路，喷水为戏，其状甚乐。少年亦非怯者，欣

然投身此异样鲸设水园中。全过程不过区区数分钟，然鲸之用**意昭然，令吾再无疑**虑——**彼等确有幽默之性。**

次事发生于数载之后，同处海滨，然偏南甚远。时吾与友人于离岸颇远之潜点入水。忆是日风平浪静，此等天候，岁中仅数遇耳。乘此佳时，吾等深海一潜既毕，悠然憩于艇上。四围阒然，虽鸟鸣亦无，盖远岸故也。

蓦然间，此寂静中暴起轰然巨响，未及两息，浪花飞溅，众人尽湿。举座皆惊，一女子骇极，竟自船舷跌坠甲板。须臾方知，乃一顽皮巨鲸，悄无声息浮至离艇仅三米处，蓦地大喷其水柱。所有人都确信，当鲸鱼表演这个笑话时，它是在微笑。而吾与友人，经此异样淋浴，足足五分钟后方能展颜。

第三次所见，非仅鲸之幽默，更有其好奇之心，乃至几分社交之态。事在相近水域，约又过一载。是日复风平浪静，吾与友人乘其一之艇，出海寻鲸。时值冬月，巨鲸常沿岸游行。吾艇离岸约十里，至水深五十米处——**此等深度**，鲸踪尤频。

船长关闭了发动机，我们所有人都开始用望远镜环顾四周，寻找水柱。然而，那天的行程却与预想有所不同。稍后

我们才发现，一对鲸鱼（很可能是一个鲸鱼家族）恰好在同一时刻，为了某种目的，正在寻找乘船的人群。而它们找到了我们。我不是在开玩笑——从旁观者的角度看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：两头巨大的座头鲸突然自行游到我们身边，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，几乎一直绕着我们的船打转。

众人皆惊且喜。巨鲸十数次潜过艇底，离龙骨很近。念及此等巨灵，其重远胜吾艇，彼时彼刻，吾等心中何等悸动，以及鲸鱼面上何等阔笑，不难想见。戏弄够此等可怜寻鲸之人后，巨客更进一层：忽将头颅探出水面，正对艇尾后甲板——**吾与友人恰立彼**处。

彼时彼鲸如何注视吾辈，真宜一观！大抵如游客观赏园中异兽一般。敢以千金为赌，吾彼时竟似能懂一鲸对另一鲸所言。略谓：“爱妻且看，此即汝欲吾带来一观之人类。诚然，其貌不扬，然观汝之神情，何其仰慕也！”

未知此般接触持续几时，若非吾友乔治忽发奇想，欲与巨客同游。其心亦可理解——**半**时辰如**此**亲近，此等巨灵在吾辈眼中，几如驯熟矣。终，当双鲸再度探头于艇尾之际，吾友跃入水中。然巨兽倏尔远去，不复返焉。

待乔治攀回甲板，惘然顾吾：

“**伊戈**尔，依汝之见，彼等何以见我即遁？”

吾答曰：“**此理甚明**，**吾友**，**汝**违彼等衣装之礼也。且问，彼等来见汝时，可曾着衣？”

乔治耸肩：“**未也**。”

吾曰：“**然**则汝对嘉宾毫无敬意，竟着短裤，且是那般鲜艳之色，跃入大洋。违其衣冠之约，故彼等弃汝而去。”**言**毕，吾自煮咖啡去矣。

先潜水

在当今的世界地图上，地球表面未经探索或甚少探索的“白点”已所剩无几。各类技术的发展，使人类能够抵达最为偏远难至之处。

然而，在潜水者的世界地图上，这样的“空白地带”却比比皆是。原因不难理解——热衷于背着水肺探秘水下世界的潜水者，按人口比例而言本就不多。况且，大多数潜水者通常只在那些已知的潜点下水。若要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完成潜水，往往需要特定的条件与资源，过硬的潜水水平，当然，还有强烈的探索意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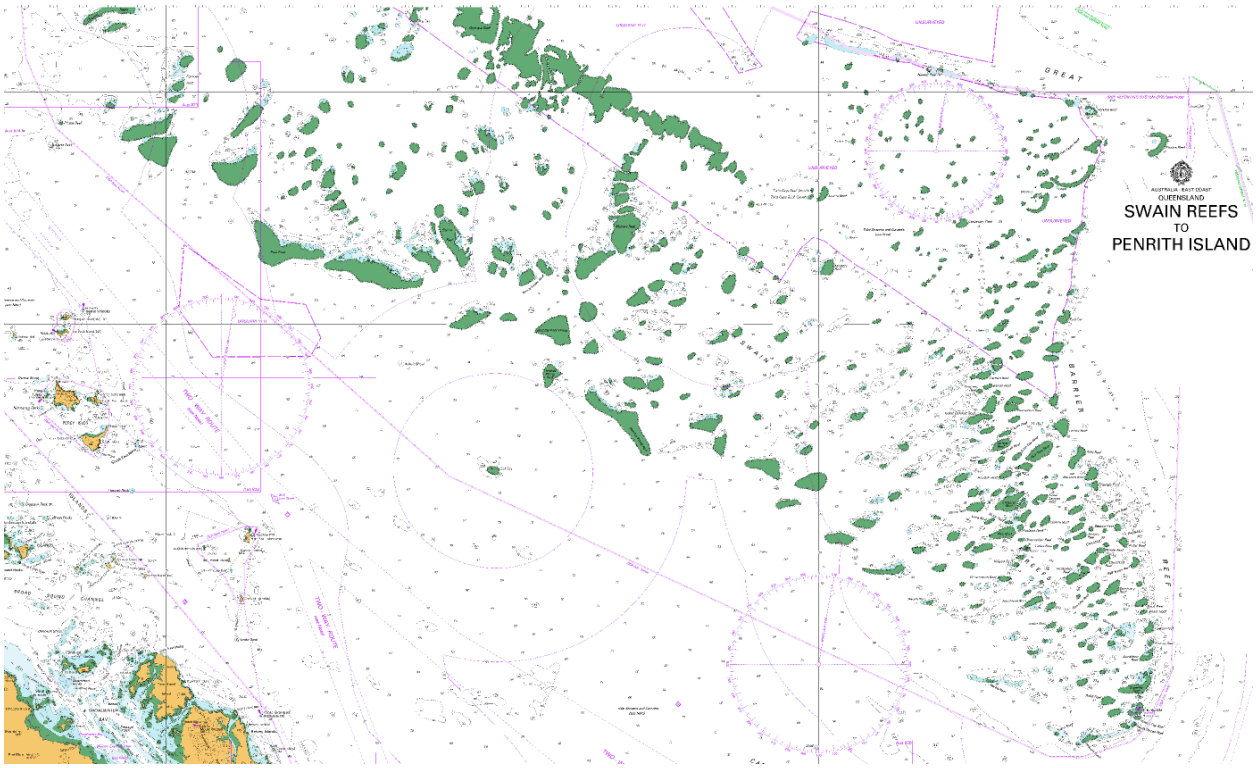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如此，在一个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地方潜水，对任何一位潜水者而言，无疑都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探索未知的精神始终深植于人心，并依然令人心潮澎湃。作为人类中第一个亲眼目睹那片原始水下王国一角的人——这种体验，绝对震撼心灵。

在澳大利亚，有许多水下暗礁，潜水者或罕至，或从未踏足。原因显而易见：该国人口稀少，潜水者自然也不多；加之其远离世界其他大陆，沿岸暗礁星罗棋布，有些更是远在离岸甚远之处，诸如此类。或许有朝一日，所有这些暗礁都会被好奇的潜水者一一探察。但在此之前……

我们曾有幸在类似的地方下潜，愿在此分享些许经验。譬如，自弗雷泽岛向北，有一片群岛与暗礁，名为邦克群与卡普里康群。在邦克群的某些特定地点，偶尔会有潜水旅游团前往；而卡普里康群则鲜少有潜水者造访。因此，在那些偏远的暗礁上，仍然很有可能找到水下世界中未经探索的“空白”区域。由于这些暗礁距离海岸约五六十公里，乘坐快艇完全可以安排一次当日往返并完成两次潜水的行程。

然而，对于渴望“初次潜水”的人们来说，真正的天堂位于斯温礁——大堡礁的最南端。那里离岸超过一百公里，暗礁水域的面积竟达数千平方公里。偶有渔民到访，但潜水者几乎绝迹。即便未来有人开始探索这片暗礁，浩瀚的

水域也将耗费他们漫长的岁月。因此，未来数十年间，这里仍将让无数水下世界的爱好者，享受到“初次潜水”的喜悦。



此外，在斯温礁，还有实实在在的机会发现未知的沉船。毕竟，在澳大利亚的开拓岁月里，迄今仍有约一千艘船只在其水域中失踪，尚未被发现。而斯温礁的暗礁分布形态，对帆船而言，在恶劣天气下航行极为凶险。因此，在这片水域享受原始水下世界之愉悦的同时，很有可能还会增添几份来自海底发现的惊喜。

蛇戏

我经常想起布莱顿。它有点像《鳄鱼邓迪》，只有水下和"**蛇**"**的**细节。

我曾三度来到这里，才终于得以登上那艘美丽的沉船。要么是风暴作梗，要么是凑不齐整队人，要么就是天晓得什么原因。要理解澳大利亚人有时做生意的路数，你非得了解这个国家不可，尤其是在这种穷乡僻壤。这里的时光仿佛停滞了，沉溺在美景、幸福与宁静之中。而我，一个不

安分的俄罗斯潜水员，带着一个外表正常的妻子，却偏偏对这堆水下的废铁着了魔，非看不可。十足的傻瓜……**可今天人又没凑**齐！

最终，在绝望于常规途径无望登上沉船之后，我宣称愿意包下整艘船一天。反正我已经没什么可损失的了，因为每次来这片荒僻之地以及在此住宿的花费，早已远远超出包船的费用。我这个提议似乎彻底打破了当地的生活秩序。接着便是十通打给**“老板”的**电话，以及一百道同情我像看待不治之症的目光。

最终问题总算解决了，可新的问题立刻冒出来——谁陪我们当向导？那天恰逢星期日，而在澳大利亚，星期天工作简直形同叛国。就在此时，布莱顿的名字第一次被提起。

* * *

十四米长的铝壳船轻快地劈开波浪。这一天的天气好得出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样的风平浪静，此地一个月只有那么两三天。单程航行将近三个小时，所以我们有时间结识布莱顿和船长。他俩都是典型的澳大利亚乡下人，对各种规矩颇不以为然。我们在一根画着红叉的禁烟标志下抽着

烟，喝着上好的咖啡。随后，伙计们给我在面包上抹了那种可怕的澳大利亚“**美味**”——维吉麦酱。那味道差点要了我的命，而布莱顿和船长却笑得前仰后合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等吃到第十回，我就再也离不开这鬼东西了。

布莱顿问我和妻子，在接下来的潜水中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什么：鲨鱼，还是小鱼小虾。听了我们的回答，他满意地点点头——**他也不喜**欢小鱼小虾。

这一天的潜水条件与水面上的天气相得益彰：水下能见度无穷无尽，海洋温度如温热的牛奶，而其他潜水者——**根本不存在。不**过，在大型生物方面，我们那天运气平平。只有一条四米长的牛鲨从我们身边游过，然后——**就戛然而止了。我和妻子开始在水下感到百无聊**赖。然而，布莱顿似乎对我们颇有好感，而且看得出，他为我们白白花费这趟行程而深感过意不去。于是，他便使出了蛇的招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的海底几乎铺满了潜水者称之为“**平尾海蛇”的蛇**类。它们有两种：棕色的和棕色带条纹的。除此之外，它们的大小和外形都完全一致。在我先前对“**平尾海蛇”的了解中，印象最深的便是它**们的毒性——**比眼**镜蛇还毒！因此，当布莱顿从海底捞起第一条纯色的、两米长的蛇带，并开**始在**头顶挥舞时，我着实有些懵了。但什么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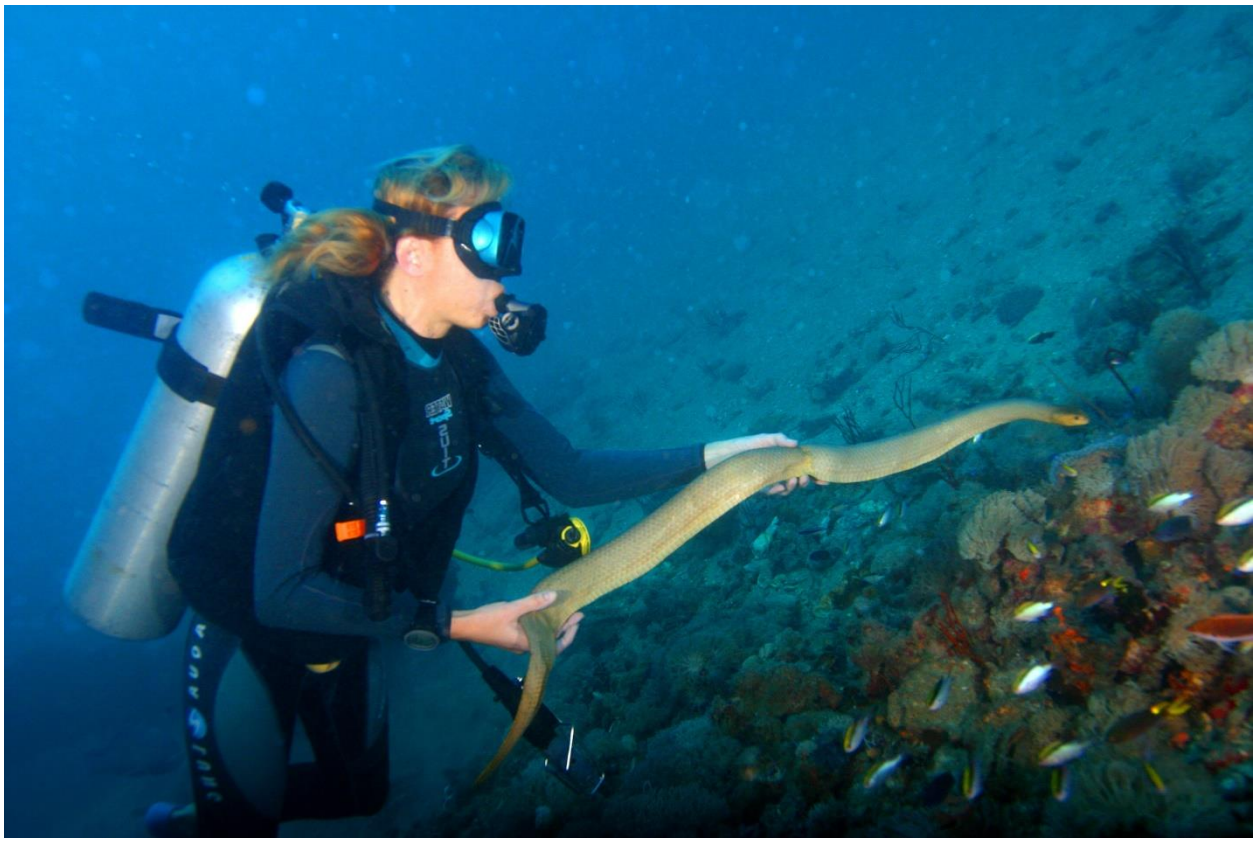
怕的事也没发生。甚至让人感觉，这场游戏让蛇自己也乐在其中。与此同时，布莱顿又抓起了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蛇。他简直就像在水下试戴不同的领带。我不停地按下相机的快门。

很快，驯兽师的兴致也在我心里苏醒过来。我用打手势向布莱顿请求允许我从海底捞起一条蛇。他同意了，只警告说，如果蛇开始扭动，就得立刻放开它。两个经验丰富的潜水员在水下有什么不能聊的呢！我俯身从海底捞起了我的第一条“**平尾海蛇**”。**起初很小心，只用一只手捏着尾尖。然后越来越大胆。不一会儿，我便开始模仿起布莱**顿的一**些把**戏。

接着，我的妻子也来了兴趣。况且，看着她费劲地摆弄我那台大相机，我也已经看累了。起初小心翼翼，然后越来越执着，她也开始掌握了水下驯蛇的技艺。而我呢，则躲在相机取景器后头心满意足地哼哼唧唧，时不时就那样望着妻子和那条蛇，心里琢磨着——这两者之中，究竟谁更毒呢？

随后，我的目光落在那条带纹的蛇身上。我用手势向布莱顿请求也拿它一下。可布莱顿竟被这个请求吓了一跳。他双手在胸前交叉，又翻了个白眼，那意思明白无误，我立

刻猜到了这样做的后果。看来，这两条外表如此相似的蛇，性子却是天差地别。不知为何，我毫不犹豫地完全相信他在这件事上的判断。



这个美妙的潜水日，为我带来了一份稀有的收获——**数十**张精美而奇异的照片。

此后，我再也没有动过想要亲手握住一条**“平尾海蛇”的念**头。或许是因为没有了布莱顿在身边；又或许，是每当我把这些与蛇合影的照片给别人看时，总会听到的那个词——“

傻瓜”，**日久天**长，终于起了作用。但我依然深深感激那位活生生的澳大利亚小伙子。倘若命运有朝一日让我与他再次重逢，那么，我对自己的水下创作，将全然不存一丝忧虑。

轻触蝠鲼

诚然，众多水下生灵皆有其独具之魅力。鲨鱼以掠食者之完美体态令人倾倒，鳐鱼以波浪般优雅律动扣人心弦，小鱼则以无尽斑斓色彩令人目眩。它们皆可让人久久观赏。若有人问我，水下是否有什么能让人永远看不够之物，我会回答：有的。众所周知，陆地上可百看不厌者，乃火焰燃烧、流水潺潺，以及他人劳作之景。**而水下**，则能无尽凝视那迷人的蝠鲼。

蝠鲼之优雅，无可比拟。它们巨大而威严，仿佛带有某种魔力，牢牢牵引着观者的目光。数次在观察它们时，我竟全然“脱离”了时间的流逝，以至于忘记留意气瓶中的余气。所幸那些潜点皆不甚深，安全上升所需的余气总是足够的。

蝠鲼极为好奇。它们那双间距宽阔的眼睛里，常常闪烁着俏皮的光芒。只要人数不致令其惊恐，且所有潜水员皆遵守与这些威严生物相处的礼貌准则，它们便会容许更为亲密的接触。

* * *

这一天的开始，便充满了美好的预兆。前一日，持续了一周令人厌烦的风终于停歇，随之而**来的海浪也平息下来。大洋近乎无波，我**们的潜水艇开足了马力，全速前进。阳光深深透入蔚蓝海水，唤醒我们身下的海底世界。这样的天气，深得海豚喜爱。它们那黑亮光滑的脊背，几乎一路陪伴我们，直到抵达珊瑚礁。

将小艇系于浮标后，我与乔治不慌不忙地穿戴好装备，跨步入水。**“水下世界”今天也格外精彩。海**龟、鹰鳐、豹纹鲨，几乎每分钟都会与我们相遇。我们朝着心仪之处游去——**那里有十来**块巨大水下岩石，构成一座奇特的迷宫，其中聚集着极为密集的水族。岩石之间波状起伏的沙地，于我而言便是一张极佳的海底卧榻，且四周景色壮丽非凡。

我正惬意地在一处这样的沙地上安顿下来，准备如常开始凝神观赏，忽然，一道影子遮住了阳光，持续了数秒。这可真是意外！这里是澳大利亚，能投下如此巨大阴影的许多生物，都并非我今日愿意见到的。我缓缓抬起头。

是蝠鲼！对这道影子，我永远心怀欢喜。它体型不算很大，翼展约三米，从我头顶很近处游过，靠近我这侧的眼睛狡黠地斜瞥了我一眼。随即，它在不远处轻巧地转了个圈，再度朝我游来。我能立刻感到，它甚是无聊，并不介意玩上一会儿。我决定参与它的游戏。

曾经，某时某地，有人告诉我一种吸引蝠鲼的方法。据说，只需以手随其动作节律缓缓摆动，**蝠**鲼便会将你误认为远亲，从而靠近。“**一派胡言**”，**我当**时心想，但那说法却留在了脑海。此刻，我一手抓住岩石，另一手开始做出缓缓的波浪动作。我瞥了一眼躲在岩石后强忍笑意的乔治，明白他正憋笑憋得难受。也罢，若说我此刻像蝠鲼的同类，那大概也只像一头病入膏肓、严重变异的有机体。

然而，**蝠**鲼似乎并不这么想。它不再盘旋，而是停在我身旁，也开始缓缓摆动双翼。我竭尽全力与之合拍——**保持**节奏，弓起后背。我们的“**翅膀**”**开始彼此靠近。半米**，**十厘米**，**五厘米**，轻触！仿佛一股电流窜过全身。我大概是抖了一下，因为蝠鲼稍稍退开了。但稍过片刻，**它又回到了我身**边。我得意地回头望向乔治，从他眼中看到了我期望看到的东西——伟大的潜水员之嫉妒。也罢，这一天，终究没有虚度。

剪短你的脚蹼！

这对脚蹼真是又长又漂亮！在即将下水的前夜，我满心欢喜地端详着自己这双崭新的长款运动脚蹼。穿上它们游动，简直就像开着一辆法拉利。我几乎不用怎么打水，就

能轻松超过周围所有的潜水员，仿佛他们都“钉在原地”似的。如今，我把它们带到了新南威尔士州的“鱼岩洞穴”。

美丽的掠食者——鲨鱼——常年栖息在这处洞穴附近。这里的鲨鱼种群数量大约在二十到六十条之间。我偶尔会在它们旺季的最佳能见度时节造访此地。那景象令人难以置信。体长两米到三米半的大型鲨鱼，优雅地盘旋在水体之中，目力所及之处，到处都是。它们对潜水员几乎没什么特别的反应——偶尔会流露出些许淡淡的好奇，但整体上显得从容不迫、信心十足。这是一处独一无二的潜水胜地，世界上为数不多仍能进行此类潜水活动的地方之一。

* * *

潜店老板约翰一见到我，脸上便绽开了笑容。也许是因为想起了我们上次一起去“**帕布**”**的**经历，那次我雄辩地向他证明了俄罗斯肝脏比澳大利亚肝脏更胜一筹。

“嗨，伊戈尔！”**他招呼道，随后目光落在了我手中的脚蹼上。**“**你**这双新脚蹼真漂亮！就是可能太长了点儿，得剪短个二十厘米左右。”

“**他**这是有点儿嫉妒吧，”**我心想**，浑身散发着对这位“**短脚蹼派**”**潜水**员的宽容与友善。

接下来与我交谈的是潜水向导拉里。他的欢迎辞里也有一半在说我脚蹼过长。建议我稍微剪短一点，这对我来说已经不算新鲜了。而且，**他在比划**这个想法时，手指同样在我脚蹼末端二十厘米处横切了一下。

“这里的人潜水观念可真够保守的，”**我**乐呵呵地想，“**一有点儿新**东西就招他们批评。”

最后一个是船长西蒙。他费了好大劲想把我的长脚蹼安放到船上惯常的位置，几次尝试未果后，自然也建议我把它们稍微剪短。是啊，看来在这座可爱的小镇上，想听到关于我脚蹼的另一种意见，怕是没指望了。

那天的潜水开始得非常顺利——**微**风细浪，阳光明媚，同伴们也让人愉快。唯一有点扫兴的是水下的能见度，今天只有十米。不过进入洞穴后，能见度反而好了一些。虽

然成群的鱼儿密密麻麻地填满了这个地方，但能见度在这里已经不太重要了——有时候连同组的潜水员都看得影影绰绰。

只要朝洞外的拱门出口瞥上一眼，就足以明白——鲨鱼今天待在它们惯常出没的那一侧，而且数量相当多。总的来说，从那个洞穴出来，无疑是此地潜水中最令人激动、也最美丽的时刻。彻底的黑暗先是被淡淡的暮光取代，继而变成一片亮光，然后是纯粹无比的蔚蓝。就在那蔚蓝之中，体态完美的大家伙们如同豪华的飞机一般，盘旋着，优雅的掠食者。无论在这潜过多少次，都永远无法对这绝美的景象习以为常。

从洞穴出来后，我们沿着礁壁游了一小段，随即融入了这支美丽而又异常奇特的水下队伍。这里的鲨鱼缓慢地绕圈游动，它们的路线离我们非常近。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，要是我想的话，大概能伸手摸到十来条鲨鱼——它们有时从我们身边游过，距离近得惊人。

* * *

事情发生在潜水快结束的时候。我是队伍里最前面的一个，离鲨鱼们非常近。我试图和拉里打几个手势交流，有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侧身对着那些掠食者。我那只超长的脚蹼因此斜伸了出去，正好横亘在鲨鱼游动的路线上。对鲨

鱼们来说，那模样大概就像在它们回老巢的路上竖起了一道栏杆。接着，我感觉脚蹼被猛地拽了一下。

等我转过身来，身旁已经空无一物。后来，从拉里和其他潜水员那里，我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：一条两米长的鲨鱼先是在我那只挡路的脚蹼前停了下来，礼貌地静止了几秒钟，然后迅速用嘴咬了一下脚蹼，便消失在蔚蓝之中。而那条鲨鱼给我留下的纪念品是……一道横贯脚蹼的整齐划痕，就在离脚蹼末端大约二十厘米的地方！

看来，这里水下的居民，口味跟岸上的也相差无几。我这双长脚蹼到底哪里招他们不待见了？不过嘛，我个人倒觉得，整个事件可以理解为：水下的掠食者用亲吻脚蹼的方式，向我这位潜水员的功绩表达敬意。毕竟，鲨鱼没有柔软的嘴唇——所以他们只能用牙齿接吻。

晚上在酒吧，喝了几杯啤酒之后，约翰、拉里和西蒙最终认同了我的说法。不过条件是，我来付全部账单。而我呢，一向乐意款待这些朴实又出色的澳大利亚朋友们。最后补充一句：自那天起，再来此地潜水，我都会带上自己那副旧款的、常规长度的脚蹼。当地的传统嘛，还是得尊重的。

豹纹鲨之国

澳大利亚正值一月的暖日。林间传来各种悦耳的鸟鸣声，高低婉转，交织成一片美妙欢快的森林旋律。我稍稍定睛细看，邻旁桉树的叶子只是微微颤动。唯恐惊走好运，我连忙上网查看天气预报。果然！今日海上几乎风平浪静。一月里如此完美的天气实属罕见，若轻易错过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我急忙扑向电话，**致**电乔治。

乔治是我在澳大利亚的老友，我们一起潜水已有多年。他对潜水情有独钟，说真的，我记忆中他从未缺席过一次。此番邀他下水，他欣然应允。我迅速将装备扔进车里，顺路接上朋友，随后便驶上了高速公路。

不过一小时，我们就抵达了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最心仪的去处之一——**拜**伦湾。当地潜水中心的老板杰克为我们预留了下一艘船的两个位子。我们飞快地穿好潜水服，钻进车里，驶向岸边。这个潜水中心的船直接由拖车推入海中。说实话，那景象颇为有趣。潜水员们用手将船头调正，乘着涌浪把船推向更远处。待到水渐深，所有人同时跃入船中，船长便**启**动马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地也是冲浪爱好

者的热门去处。因此船长离岸后，必须像绕桩滑雪般，慢而小心地避开所有冲浪者。

此处离岸潜点仅三公里之遥，所以不过五分钟，船长就已将我们的船系在浮标上。只消朝船外瞥一眼便知——今日水下能见度也极佳。这可谓喜讯，更何况我身边还有另一位形影不离的伙伴——一台大型水下摄影机。一个后滚翻，我瞬间从陆上生物变作了鳍足类的生灵。我多么热爱这种变身啊！

水下世界斑斓纷呈。光线穿透海面细碎波浪，令万物焕发生机，将海底化作仙境。数百条五彩斑斓的鱼儿在四周嬉戏，艳丽的珊瑚摇曳生辉。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让人习以为常的王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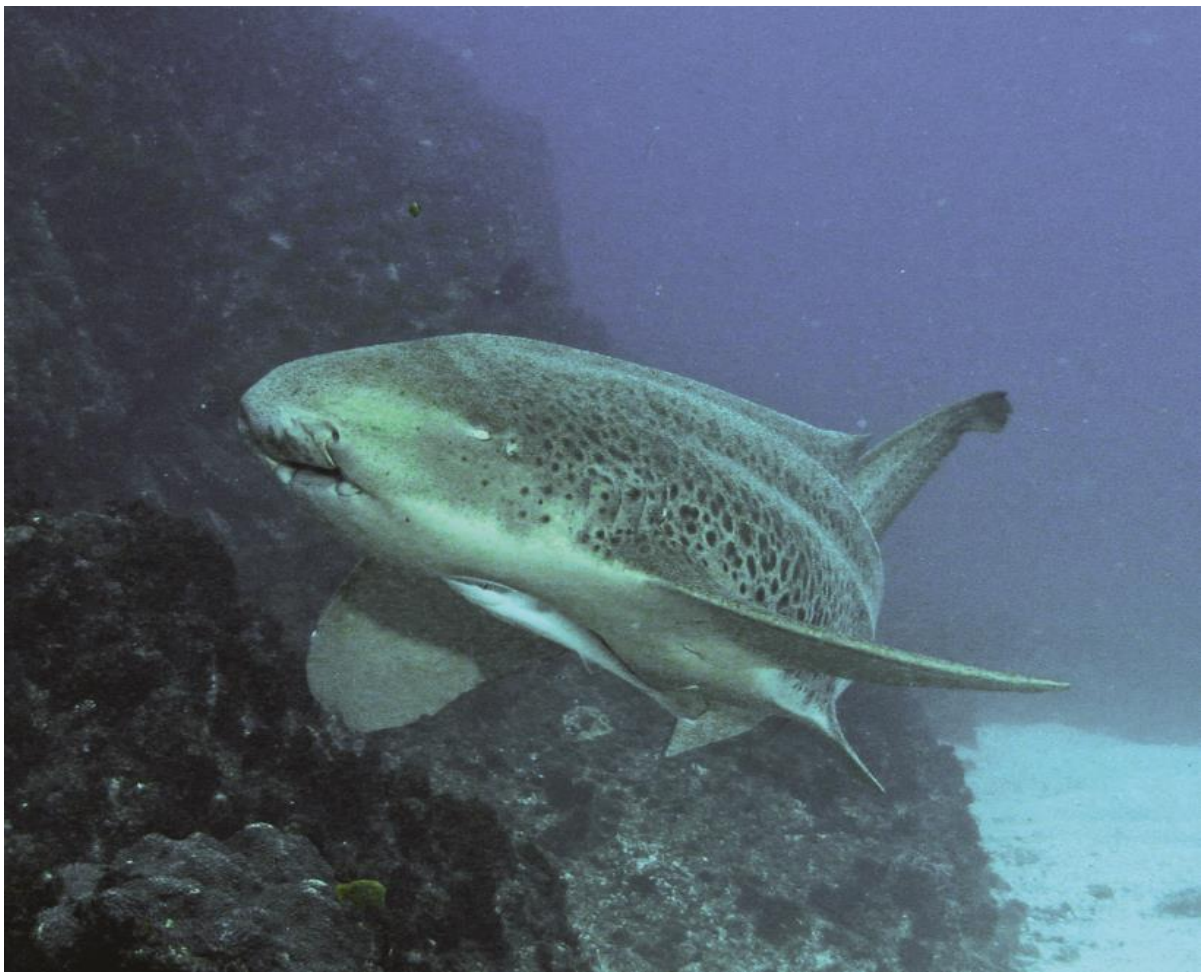
我与乔治缓缓游向那处由单调海底变为错落石丘、其间铺着美丽白沙的地方。这片水域的生灵最爱此地，其数量之巨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
在第一片这样的沙地之上，竟同时游弋着五条豹纹鲨。它们修长而华美的尾鳍在舒缓的节奏中轻轻摆动，汇成一支

浑然天成的舞蹈。鲨鱼身上的斑纹在透射而来的阳光中闪烁着梦幻般的光泽。瞧，它们就是这片礁石的主人！

调好相机，我游向这场圆舞的中央，极想从内部将其拍摄下来。就在此刻，那条最大的豹纹鲨也脱离了鱼群，缓缓向我游来。我们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。“**它分明是想跟我碰碰**额头。”——**当距离**仅剩一米时，这个念头闪过脑海。我已预备好自己的额头，不料最后一刻，那鲨鱼猛然转向一

侧，尾巴轻轻擦过我的肩膀。好家伙！我一边换气，一边注视着接下来的事。



接下来的事倒很简单。领头的鲨鱼——**此刻我毫不**怀疑它的地位——**从自己**鱼群旁游过，径直离开了那片沙地。其余成员随即尾随而去。如此一来，我竟从鲨鱼群手中“夺”**下了一大片舒适的**领地。我得意而傲然**地坐在新**领地的中央，望向乔治。然而，那一刻那群色彩斑斓的小鱼似乎比我

的赫赫战功更吸引他。我鄙夷地瞥了一眼他那群小鱼，继续向前游去。

我对豹鲨的胜利并没有就此结束。我又以极为相似的方式从它们手中“征服”了另外四片沙地。每一次，鱼群的领头鲨都会向我游来，凑到跟前，又在最后一秒转向。随后，整群鲨鱼便立刻弃地而去。后来我在照片上细看才发现，每条领头的鲨鱼——也就是每个鱼群——都不相同。从它们嘴边的伤疤便可辨认出来。

鳐鱼常常是豹纹鲨的美味。然而，没有一条鳐鱼会不试图拼死抵抗便告别生命。而从鲨鱼吻部留下的刺痕来看，许多鳐鱼的最后反击都相当成功。正因如此，不少豹纹鲨的额头都留下了特有的刺伤“纹样”。故而，它们几乎绝无混淆之可能。

吸盘鱼

在潜水时，有时会遇见一种名为鲋鱼的鱼，也称吸盘鱼。它通常并非独行，而是伴于某位更大的海洋生物身侧。这种鱼身长约一米，其奇特之处在于头顶生有一吸盘，凭借此盘，吸盘鱼可吸附于各类大型水下生物身上，诸如蝠鲼、鲨鱼、大海龟等等。

这般依附对鲫鱼而言，益处显而易见——它们几乎无需费力游动，又时刻处于那位庞大“老板”的庇护之下。此外，吸盘鱼还能不时分得它午餐的残羹碎屑。

* * *

在我寻常的某个潜水日里，我正不紧不慢地沿着一道颇长的珊瑚礁潜游。那次下潜的搭档是我妻子，她游在我身后数米之处。提前说明一点——我妻子身量比我小。倒不是说那天我游得如何气宇轩昂或威严持重——我不过是如常游动罢了。然而就在那次潜水中，从海洋某处幽深处，忽然向我游来一条中等个头的吸盘鱼。

它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随后便开始悄悄往我身下凑。起初我全然不明所以，只是诧异。继而我终于恍然大悟——这条鲫鱼是把我当成了它新的“老板”，想要在我身旁度过它生命中的一段时光。

我不知那条鲫鱼是太过年幼，还是过于年迈，是脑子有病，还是眼神不济，但它偏偏铁了心认定：在我的影子里，它会安全、饱足而自在。仿佛为了印证这念头，它整个潜水期间都老老实实地游在我身下，把我和我妻子逗得不行

。它时不时地打量，似乎在琢磨该往我身上何处吸附才好。只是我那一身复杂的水下装备，缠着各式管子与仪表，大概令它颇感困惑。

于是它最终只是游在我下方，不过一二十厘米的距离。那情景十分有趣而稀罕。我当然也尽力去匹配自己的新身份——**一位**拥有专属鲫鱼的海中“**老板**”——**尽可能**优雅而庄重地在水中移动。总不能让那条信任我的吸盘鱼，因为老板而觉**得**丢脸吧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我开始觉得有点尴尬。显然，我这位新旅伴是盼着我尽快饿起来，扑向某条迎面而来的小鱼，大快朵颐。那么照例，它便能分得从我这边飞散开来的美味碎屑。面对这新来的、信任我的旅伴，我略感惭愧，然而关于午餐，我另有全然不同的打算。我的午餐其实在船上等着我，盛在一只白瓷盘里，周围没有任何蹭食之客。

当我们的潜水临近尾声，我与妻子浮向海面进行减压停留时，那条吸盘鱼忽然困惑地乱窜起来。它显然不明白，自己的“**老板**”为何浮得这样高，还竖起了身体——这让它在他下面游着多不方便啊。待到三分钟后，我与妻子径直朝水面浮去时，可怜的鲫鱼终于意识到，它的计划到头了。

它最后一次在我身下打了个旋，仿佛终于接受了现实：自己的选择原是一场错误。随即它缓缓掉头，朝那片深邃的珊瑚礁游了回去。我由衷地在心底祝愿它，愿它能找到一位真正的、庞大且贪得无厌的老板。在那样一位身旁，它永远能吃得饱饱的，过得舒舒服服。

玩“瓶子游戏”

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偶尔会玩一种“转瓶子”的游戏——将瓶子像鼓上的指针一样旋转，瓶口最终指向谁，谁就要满足转动者的一个愿望。然而，本文所要讲述的，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“瓶子游戏”，参与者亦截然不同。不过，谁又知道，二者之间是否能寻得些许相似之处呢？

此事发生在一艘澳大利亚的潜水探险船上。我们潜入的那片海底暗礁，地处相当偏远——距离最近的海岸约有二百

公里。那是一片巨大而生动的礁群，拥有壮丽的垂直崖壁，直直没入蓝色的深渊之中。水下能见度极佳，以至于我有时竟觉得自己能隐约望见新西兰的海岸轮廓。不出所料，这类地方往**往是**鲨鱼的栖息之所。其中最多的是“**白**鳍礁鲨”，**常**见的有体型较大的“**灰礁**鲨”，**更**为稀少的是“锤头鲨”**以及**长达三米的“银鳍鲨”。

然而，**水下数量最多的**，还是潜水者本人。正如澳大利亚多数潜水探险船上的情景，这里聚集了近三十名潜水者，加上向导与教练。整片礁群附近，这群人不断吐着气泡，闪光灯此起彼伏，呱呱作响，朝一切活物蜂拥而去。鲨鱼们自然拒绝参与这场“**狂**欢”。**那么**，**在**这种情形下，我该如何才能安静地与这些优雅的深海掠食者交流呢？

我固然可以悬停在水中某处，稍稍远离人群。可又该如何引诱鲨鱼向我游来呢？午餐时，我将这**些郁**闷的思绪倾诉给了我的老熟人——**史蒂夫。他在船上**负责所有潜水事宜。他在这片海域担任潜水教练已有五年，经验极为丰富。

“**那你就玩一玩瓶子嘛**，”**他建**议道。

起初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以为史蒂夫不过是暗示要一起喝上一杯。我当然不介意陪朋友小酌，但眼下才刚过正午。随后，我又猜想这或许是某种我所不知的澳大利亚式玩笑。直到最后，我才意识到这或许真是什么有趣的门道，便请他详细解释一番。

“很简单，”史蒂夫说，“你带着一只空塑料瓶下水，把它捏皱，让它发出那种特有的‘咔嚓’声。鲨鱼会被这种声音吸引，靠得很近。”

我迅速将手边的一瓶水喝光，把空瓶塞进浮力补偿装置，开始准备潜水。心里却暗暗思忖：“史蒂夫啊史蒂夫，你要是敢这样耍我，今晚可就有你受的了。对于这种玩笑，我非得回敬你一件相当‘体面’的恶作剧不可。要是鲨鱼不吃这套‘咔嚓’声，剩下的潜水时间我就全用来制定复仇计划。”

跳入水中后，我立刻脱离队伍，悬停在礁群附近的水层中。脚下便是数百米的深海。我从浮力补偿装置口袋里掏出这件“新乐器”。在三十米深处，水压将它压得硬如石头。我只好拧松瓶盖，放出多余空气。然后，我开始捏瓶子，奏响了第一个和弦：“咔嚓——咔嚓”。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过一个念头：“幸好没人看见史蒂夫把我变成了怎样的傻瓜。”

我正想赶紧结束这场古怪的“音乐会”，转入B计划——制定今晚的复仇方案——就在此时……

它们仿佛从蔚蓝深处凭空显现。三条鲨鱼，其中两条是灰礁鲨，另一条是巨大的银鲭鲨，稍稍领先于其他两条。它们游动的路线毫无疑义——正朝我直冲而来。我拼尽全力捏着瓶子，心脏几乎跳出胸膛：“这法子居然管用了！”我与鲨鱼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。十米，五米。看样子，它们简直要“跳上舞台”来找乐手了。距离越来越近，而鲨鱼们既不改变方向，也不减缓速度。当它们离我仅剩两三米时，我停止了捏瓶，鞠了一躬。毕竟，鲨鱼可不是兔子。况且，

家里还有孩子们等着我带礼物回去呢。总之，理由多得很。

就在那一瞬间，鲨鱼仿佛被解除了魔法。它们立刻转了个九十度的弯，毫无兴致地朝一旁游去。这可真是怪了！我再次掏出那只对我而言已然神奇的瓶子，以更加饱满的情感“**演奏**”**起来**：“咔嚓咔嚓，咔嚓咔嚓”。**一切如第一次般精准重**现。而当鲨鱼再次逼近到仅离我两三米时，我又停了下来。

我简直感觉自己就像首演时的莫扎特。鲨鱼们几次三番地折返到我身边，能与这些优雅的掠食者如此亲密接触，我心中满是欢喜。后来，我的“乐器”**漏了水**，**瓶子瞬**间灌满了海水。

从那以后，**它所**发出的声响，似乎再也引不起任何鲨鱼的兴趣。对此，我倒并不怎么遗憾——**方才所**获得的体验，已然足够十次潜水之用。我对史蒂夫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心中开始揣摩：这位了不起的澳大利亚朋友，究竟最爱喝哪种啤酒呢？

当晚，史蒂夫端着一杯泛着泡沫的啤酒，若无其事地望了望我。

“对了，伊戈尔，我忘了提醒你。玩瓶子的时候可要格外小心，时刻留意四周。因为就在一个月前，我一个相识的人，在捏塑料瓶的时候，被一头牛鲨咬了一口屁股。”

说罢，这位教练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口他钟爱的啤酒。那一刻，我真是愿意花大价钱，让他杯中的东西变成鱼肝油。

狡黠的拿破仑鱼

有时，水下会发生一些事件，帮助我们了解水下世界居民的新奇或有趣之处。尤其引人入胜的，是当某些海洋生物展现出某种智慧的时候。我们曾在南半球温暖海域进行过一为期两周的乘船潜水之旅，期间便遇到了这样一桩趣事

。当时，我们正在一个最大环礁之一的遥远而美丽的礁石处潜水。

我们船上的团队既欢乐又专业，如同此类潜水巡航中常见的那样，为客人们准备了几个水下**的惊喜。具体而言，在某**处潜点，向导们允许潜水者用煮熟的去壳鸡蛋喂食巨型拿破仑鱼。对这群绿色庞然大物来说，这种食物堪称美味佳肴。依我之见，这种投喂对鱼类并无害处——鸡蛋是纯净的天然蛋白质，几乎与这些鱼类日常所食之物别无二致。

于是，厨师给所有想参与的人每人发了几枚去壳的熟鸡蛋。向导建议我们在水下用两根手指捏住鸡蛋，以免给拿破仑鱼进食造成困难。我们将鸡蛋放入潜水背心的口袋，迅速穿戴好装备，跃入水中。拿破仑鱼几乎立刻就出现了，仿佛有人提前通知了它们我们的计划。一共有三条，其中一条体型硕大，如同一台大尺寸电视机。**另外两条稍小一些，但也**颇为庞大。不知它们是否为亲属，但它们几乎总是形影不离。

我从背心口袋里取出第一枚鸡蛋，用两根手指捏着，伸到自己面前。我敢打赌，所有拿破仑鱼眼中瞬间闪出了狡黠的光芒。那条大的拿破仑鱼缓缓向我游来，目光始终不离那枚美味。我心想，为了这等美食，它理应费些周折，于是迅速将握蛋的手藏到背后。大拿破仑鱼停了下来，在我看来，它欢快地注视着我的眼睛。片刻之后，我便明白了缘由。

有人突然从我身后迅捷地将鸡蛋从我手中夺走。我立刻回头，看见一条稍小的拿破仑鱼正欢快地游开。我由衷地大笑了一阵，随即把注意力转向了我的朋友们——**那群拿破**仑鱼又朝他们游去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我三次目睹这些水下机灵鬼从轻信的潜水者手中“**取走**”鸡蛋。手法大致

相同——**我的朋友**们也试图将鸡蛋藏到身后，但成功之处并不比我多。

我无从知晓这群水下机灵鬼后来如何分赃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是以团队协作的方式行动，并且显然是冲着共同的成果而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从背心口袋中取出第二枚鸡蛋，再次伸手捏着它伸到面前。一切开始分毫不差地重演——**那条大拿破**仑鱼又从我正面游来。我将拿蛋的手藏到背后，但这次已经留神看着身后。当那条小些的拿破仑鱼

从后面靠近美食时，我迅速将手侧向移开。然而过了几秒，我又感到有人从我指间夺走了鸡蛋。我朝那边看去，只见第三条拿破仑鱼——**我一**时没留神它的去向——**正得意地**带着战利品从我身边游开。

这一回，我笑了更久——**如此明目**张胆的水下群体性“抢劫”**潜水者**，实在难得一见。我看了看身边的伙伴。几位朋友也尝试着给拿破仑鱼取蛋增加难度，但最终结果都与我的如出一辙。那支绿色水下小队的配合之默契、行动之精准，令人惊叹。

回到船上用过午餐后，我们又向厨师讨了几枚鸡蛋。过了一阵，我们再次下水潜水，只为再次参与这场令人难忘的表演。那群水下机灵鬼正在下**方等着我**们，它们又欣然开始展示自己的才华。很快，我们的鸡蛋再次被洗劫一空。我们想尽办法把鸡蛋藏起来不让拿破仑鱼发现！然而，没有谁能在那条绿色水下三鱼组面前蒙混过几秒钟。

当晚在船上，**我**们久久回味着那场欢乐的水下表演。在水下如此清晰地看到动物的智慧，以及它们精准默契的协作能力，实属罕见。更何况是在它们需要合力战胜人类狡黠的情境之下。不得不承认，论起机灵狡黠，那一天它们确实胜过了我们。

目录

海狮……..…….…… 3

滑稽的鲸鱼…….…….. 10

先潜水 ……. 14

蛇戏…….. 17

轻触蝠鲼…….…… 22

剪短你的脚蹼！ ……..…….. 26

豹纹鲨之国 …….. 31

吸盘鱼 …….. 36

玩“瓶子游戏”…… 39

狡黠的拿破仑鱼 ……..…… 44

www.DolphinsDivingDreams.com

我们所有书籍的俄语原文均可在网站上找到：www.licomksebe.su